



冊府元龜

卷之五百七十
至七十二



13
849
190



門 1 3
849
190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夷樂

作樂第六

梁太祖開平元年既受唐禪始建宗廟凡四室每室

有登歌酌獻之舞肅宗宣元皇帝室曰來儀之舞烈

祖文穆皇帝室曰昭德之舞

掌禮部

卷之五百三十一

二年正月太祖將議郊禮有司撰進樂名舞名樂曰
 慶和之樂舞曰崇德之舞皇帝行奏慶順之曲奠玉
 幣登歌奏慶平之曲迎俎奏慶肅之曲酌獻奏慶熙
 之曲飲福酒奏慶隆之曲送文舞迎武舞奏慶融之
 曲亞獻終獻奏慶休之曲太廟迎神舞開平之舞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正月將有事於南郊光祿大夫
 簡較尚書左僕射行太嘗卿充南郊禮儀使李燕進
 太廟登歌樂章泊舞名其懿祖昭烈皇帝室登歌酌
 獻曰昭德之舞獻祖文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文明之
 舞太祖武皇帝室登歌酌獻曰應天之舞昭宗皇帝

室登歌酌獻曰永平之舞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八月太嘗定莊宗廟堂酌獻奏舞武
 成之舞

四年二月詔樂章有霓裳曲名與德祖孝成皇帝廟
 諱同改為雲裳曲

長興三年九月壬辰宴羣臣於長春殿教坊進新曲
 是日奏畢賜名曰長興樂

末帝清泰元年五月太嘗卿盧文紀言明宗皇帝祔
 廟其一室酌獻舞曲歌辭臣請名雍熙之舞從之

晉高祖天福元年卽位

臣欽若等按五代史天福二
 年三月追尊四親廟而不載

樂章

四年十二月庚戌禮官奏歲正旦王公上壽皇帝舉

酒奏玄同之樂再飲三飲並奏交通之樂三飲訖羣

臣再拜樂奏大同蕤賓之鐘左右皆應

是月壬戌又奏正旦上壽

官懸歌舞未全且請雜用九部雅樂歌教坊法曲從之

五年八月詳定院秦先奉詔正冬二節朝會舊儀廢

於離亂之時興自和平之代將期備物全繫用心須

議擇人同為定制其正冬朝會禮節樂章二舞行列

等事宜差太嘗卿崔悅御史中丞竇貞固刑部侍郎

呂錡禮部侍郎張允與太嘗等官一一詳定禮從新

意道在舊章庶知治世之和漸見移風之善今眾官

簡討典禮具述制度按禮云天子以德為車以樂為

御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安上治

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故樂書議舞曰夫

樂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

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

厲以見其意聲和合則大樂備矣又按義鏡間鼓吹

十二案合於何所答云周禮鼓人掌六鼓四金漢朝

乃有黃門鼓吹崔豹古今註云因張騫使西域得摩

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增之分為二十八曲梁置鼓吹

清商令二人唐又有柷鼓金鉦大鼓長鳴歌籥箛笛
合爲鼓吹十二按大享會則設於懸外此乃是設二
舞及鼓吹十二按之繇也今議一從今式排列教習
文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每八佾人左手執籥禮
云箏籥伊耆氏之樂也周禮有籥師教國子爾雅曰
籥如笛三孔而短大者七孔謂之箎歷代以來文舞
所用凡用籥六十有四右手執翟周禮所謂羽舞也
書云舞千羽於兩階翟山雉羽分析連攢而爲之二
人執纛前引數於舞人之外舞人冠進賢冠服黃紗
袍白紗中單白領襍白練褙襠白布大口袴革帶烏

皮鞋白布襪武舞郎六十四人分爲八佾左手執干
干楯也今之旁牌所以翳身也其色赤中畫獸形故
謂之朱干周禮所謂兵舞取其或象周楯六十有四
右手執戚戚斧也上飾以玉故謂之玉戚二人執旌
前引旌似旗而小絳色畫昇龍二人執鼗鼓二人執
鐸周禮有四金之奏其三曰金鐸以通鼓形如大鈴
仰而振之金錞二人舉之一人奏之周禮四
金之奏一曰金錞以和鼓銅鑄爲之其色玄其形圓
若椎上大下小高三尺六寸有六分圓二尺四寸上
有伏虎之狀旁有耳獸形銜環二人執鏡以次之周

禮四金之奏二曰金鏡以止鼓如鈴無舌搖柄以鳴之二人掌相在左禮云理亂以相制如小鼓用皮爲表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二人掌雅在右禮云訊疾以雅以木爲之狀如漆角而拚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殺皮鞞之旁有二細髹畫賓醉而出以噐築地明行不失節武舞人服弁手尚幘金支緋絲布大袖緋絲竹布襦褙甲金飾白練褙褙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皮靴工人二十數於舞人之外舞弁朱構革帶烏皮履白練褙褙白布鞞殿庭仍如鼓吹十二按義鏡云帝設檀按以檀爲床也今請制大床

容九人振作歌樂其床爲熊羆羆豹騰倚之狀以承之象百獸率舞之意分置於建鼓之外各三按每按羽葆鼓一大鼓一金鐃一歌二人簫二人箎二人十

二按樂工一百有八人舞助一百三十有二人取年十五已上弱冠已下容止端正者其歌曲名號樂章詞句中書條奏差官修撰從之

十一月冬至帝受朝於崇元殿王公上壽列二舞於樂懸之北舉觴奏玄同之樂三爵奏文同之樂帝舉食文武歌昭德之舞又歌成功之舞上舉四爵登歌作羣臣飲懸下樂作又奏龜茲樂一部以俟食畢

時以

二舞久廢自此復興樂工舞人多取教坊伶官充用其歌聲靡曼抗墜端折舞容綴兆屈伸俯仰動作皆合節無離謾遲速之累及龜茲樂終乃奏霓裳法曲朝士咸以官舞奕舞所謂雅部而鄭衛之音更奏其內甚非禮也其後樂司自名一舞卽及音聲人多出市井之徒限六十日教習教習未畢會正旦上壽登歌發聲則悲離煩慝如鐘露虞殯之音其舞進退不成旅蹈厲不應方識者皆曰歌舞所以遵德禮樂所以觀政今大失其序無如成之節季札無識者此近之矣故其年駕幸鄴都安從進安重榮皆興兵向闕明年高祖晏駕次年契丹入寇至哉吉凶形兆之於樂也昭昭然其若是其可不重乎

少帝以天福七年卽位禮儀使奏奉勅撰高祖皇帝耐饗太廟酌獻樂章舞名伏請以咸和之舞爲名者勅恭依典禮

開運二年太嘗丞劉渙上表曰伏以古今所重禮樂爲先禮者安上治民樂者祭天祀地禮樂和則陰陽順陰陽順則災禍銷故禮云天下大定然後正六律和五聲又云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乃知禮不可不興樂不可不正臣伏自忝昇禮寺竊見全少樂工或冬正御殿或郊廟陳儀則旋差京府衙門樂官權充每差到雖曾按習且臨時未免生疎兼又各業胡部音聲不闕太嘗歌曲有期忝雜慮失恭虔伏乞聖慈宣下所司量支請給據數見闕樂師添名便令在寺舊人依古制教習並須精研方可備於懸稱爲樂府薦於天地和其神人使八音以克諧期百獸而率舞莫

獲昭感永福生靈勅宜令太嘗寺除見管兩京雅樂
 節級樂官四十人外更添六十人內三十八人宜抽
 教坊貼部樂官兼充餘二十二入宜令本寺招召充
 填教習仍令三司定支春冬衣及月糧聞奏其舊管
 四十人亦令量支添請給其年中書舍人陶穀奏曰
 臣前任太嘗少卿伏見本寺見管二舞郎皆坊市大
 戶州縣居民若不盡免差徭無緣投名鼓舞竊以制
 禮作樂國家大事非造次可為也古者百獸率舞鳳
 凰來儀非他也樂之至和所致今宮懸之內有琴瑟
 簫竽之屬豈惟樂器不堪兼且樂工不曉每至御殿

但執之而已樂既無聲舞將奚用非擊石拊石手舞
 足蹈之義也進作象功之事且僅厚誣退思治世之
 音不應如是方今戎車尚駕武備猶嚴士農工商咸
 供力役獨此舞者無所取裁况正殿會朝已久停罷
 其見管見數等每有身亡皆是旋填補既不曾教習
 但虛免差徭伏乞聖明且議停廢俟三邊寧靜五稼
 豐登然後集會禮官參酌故事先調律呂俾無愆懣
 之音次授于旄畫去婆娑之態庶於昭代不爽中和

勅曰樂工且令教習舞郎權且停廢

議者曰高祖以雅樂久廢而興

之嗣正以舞人為病較之降神和人其制既亡羊亡禮廢於義何在教習可也寢停非也

漢高祖卽位稱天福十二年是年閏七月追立六廟
制定太廟六室奠獻樂章舞名吏部侍郎權判太嘗
卿張昭議曰臣聞先王作樂崇德所以殷薦上帝嚴
配祖宗是明大夏雲門本匪自娛而至空桑雷鼓爰
因季享而興自遂古以來施於郊廟至我太祖高皇
帝始定天下詔叔孫通定禮樂通始爲廟樂有降禘
納俎登歌薦裸等曲季景皇帝以高皇帝有創業大
功及神主祔廟帝親奠獻及作武德之舞以歌詠高
帝之功自是繼文之君祔廟之時特爲舞曲前朝祭
祀降神用文舞送神用武舞其登歌俎又卽奏十二

和之樂唯酌獻一曲每室別立舞名今六祖在天四
懸將奏合神酌獻之舞仰詠積累之功臣實芻蕘不
置鐘律獲備擬倫之職敢竭愚鄙之誠恭以太祖皇
帝創業垂統翼子貽孫洪唯藝祖神宗平揖放勛文
命按季景皇帝詔曰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作樂各
有其繇歌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明功高廟酌獻可
奏武德之舞太祖高皇帝室酌獻請依舊奏武德之
舞歌用無射宮調世祖光武皇帝力攘大憝再造丕
基軒臺未泯於餘威衢室仍歌於盛德按東平王蒼
奏議曰漢制宗廟名皆不相襲以明功德光武皇帝

受命中興撥亂返正武暢方外震服百蠻功德巍巍
比隆前代夫歌以詠德舞以象功世祖廟樂宜曰大
武之舞時有制可之今世祖光武皇帝廟室酌獻請
依舊奏大武之舞歌用黃鐘宮調恭以文祖明元皇
帝濬發遙源肇興洪業再啓斬蛇之運諒繫吞鸞之
祥因斯勤斯至矣美矣遺德已喧於絃誦展誠復播
於聲詩文祖明元皇帝室酌獻請奏靈長之舞歌用
黃鐘宮調恭以德祖恭僖皇帝若木分暉春山寫潤
家門中厚早彰虛革之仁邦族顧瞻共仰籬桑之木
卽時謳詠猶在管絃虔奉几筵宜光綴兆德祖恭僖

皇帝室酌獻請奏卽善之舞歌用黃鐘宮調恭以翼
祖昭獻皇帝胙土開家分圭懋寵賢豪改觀咸驚白
水之圖書歷數將歸共指黃星之分野業勤昧旦義
感殊隣魯戈之却日如存幽籥之舊風安在式崇明
祀用廣德音翼祖昭獻皇帝室酌獻請奏顯仁之舞
歌用太簇宮調恭以顯祖章聖皇帝當璧象賢藏符
繼業藉累葉之繁祉構與邦之永圖道濟續隆恩深
顧復旣祇見於天地將對越於靈祇式詠休勳茂昭
玄貺顯祖章聖皇帝室酌獻請奏章慶之舞歌用姑
洗宮調

九月權判太嘗卿張昭上議曰臣聞歌以詠德舞以象功必於開朔之時便定聲詩制蓋以鋪舒文教宣暢武經觀舜帝簫韶則揖讓之儀可見觀周家大武則蹈厲之世如存儻無夔練管絃且調鍾律何以顯文祖受終之迹紀盟津誓衆之年是以王者功成必須有作伏惟皇帝陛下身為律度烝協荃英倦聞卧聽之音思奏無邪之頌將欲配祖宗於清廟禮天地於圓丘是以整八佾之羽旄考四廟之金石俾其合敬靡至奪倫臣謬以菲才暫司樂職周勃用六代之舞粗識旨歸秦帝改五行之歌頗詳沿革今宮懸一

部歷代雅音其登歌象舞之詩孝享嚴禋之用調須合度奏亦有倫近日改更率違根本徒呈章句之學妄論制作之繇臣謹詳按舊章發揮新意不改旋宮之義別爲雅樂之名翼自我朝以爲定制又義改二舞名曰昔周公相成王制禮殿庭遍奏六代舞所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周室旣衰王綱不振諸樂不廢惟大韶大武二曲存焉秦漢以來名爲二舞文舞韶也武舞武也漢時改爲文始五行之舞歷代因而不改貞觀作樂之時祖孝孫改隋文舞爲治康之舞武舞爲凱安之舞貞觀中有秦王破陣樂

功成慶善樂二舞樂府又用為二舞是舞有四焉前朝行用年深不可遽廢俟國家偃息靈臺即別名工師更其節奏今且改其名具書如右祖孝孫所定二舞曰治康之舞請改為治安之舞取詩治世之音安以樂義武舞曰凱安之舞請改為振德之舞取振旅士德之義貞觀中二舞名文舞功成慶善樂前朝名為九功舞請改為觀象之舞取易君子居則觀其象義武舞秦王破陣樂前朝名為七德舞請改為講功之舞取講武策勳義其治安振德二舞請依舊郊廟行用以文舞降神武舞送神其觀象講功二舞請依舊宴會行用請改十二和樂昔周朝奏六

代之樂即今二舞之類是也其實祭嘗用別有九夏之樂即肆夏皇夏等名是也梁武帝善音樂改九夏為十二雅前朝祖孝孫改雅為和示不相沿也臣今改為成取韶樂九成之義十二成樂曲名祭天神奏豫和之樂請改為禮成之樂祭地祇奏順和請改為順成祭宗廟奏永和請改為裕成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和請改為肅成皇帝臨軒奏太和請改為政成王公出入奏舒和請改為弼成皇帝食舉及飲宴奏休和請改為德成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正和請改為宸成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成和請改為喬成元日

冬至皇禮會登歌奏昭和請改爲慶成郊廟俎入奏
雍和請改爲駢成皇帝祭享酌獻讀祝文及飲福受
胙奏壽和請改爲壽成祖孝孫原定十二和曲開元
朝又奏三和遂有十五和之名凡制作禮法動依典
故梁置十二雅蓋取十二天之成數契八音十二律
之變軌益以三和有乖稽古又緣祠祭所用不可盡
去臣取其一焉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宣和請
改師雅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奏祓和請廢
同用弼成享先農耕籍田奏豐和請廢同用順成
隱帝乾祐元年七月禮儀使張昭上高祖廟莫獻舞

曲名并歌調表曰臣聞書稱舜禹之歌詩載商周之
頌蓋示清廟貽謀之本表玄王創業之難固宜播在
謳謠被之絃管永煥斷鼉之迹式彰伐鼓之勳伏惟
高祖睿文聖武昭肅孝皇帝龍躍唐郊龜謀代邸應
黃星而恢帝緒彌青犢以正乾綱爰在出潛備經歷
試逐陰山之醜虜令振北門持分陝之權衡化流南
國大勳允集駿命攸歸旄頭落而胡運亡蜀井然而
漢圖霸犬驅漣酪重滌寰瀛按稷嗣之舊儀遵未央
之故事祇見天地朝拜寢園誓帶礪以賞功臣儼環
璫而酬佐命比昭烈之雄王壘寄奴之王金陵瞻彼

一隅寧光二祖湛湛清雝我我德陽上林之仆柳重
芳南頓之嘉禾再茂洪惟聖考無忝神宗黎民方慶
其削平仙馭菴辭於顧復今則蚤開畢陌龍去鼎湖
九虞之尸祝虛陳三后之衣冠已祔崇牙設簾萬舞
盈庭觀總干山立之人如觀牧野聽夏籥序興之韻
似宴橫汾象功之舞雖陳詠德之歌仍缺昔秦王破
陣周帝降成而猶寫在宮商形於綴兆聖作物覩夫
何讓焉臣載考聲詩恭詳典禮書曰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高祖皇帝廟室奠獻舞曲請以觀德爲名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丙子太嘗卿邊蔚上太廟四

室奠獻舞詞表曰臣聞禮莫尊於明祀孝莫重於奉
先歷觀哲王必嚴清廟所以二簋可用陳於羲易之
中百世不遷著在周詩之內旣修祀典爰奏樂章恣
憑之音不可以致來格踰躐之貌不可以達至誠是
宜詳按舊規發揚新號庶正動容之列永符觀德之
文自西漢之初詔叔孫通重定禮樂始有廟樂及降
祖納俎登歌薦裸等曲迨至唐朝降神用文舞迭神
用武舞其餘卽奏十二和之樂每室酌獻一曲則別
立舞名降及前朝亦詢此制今者將新郊廟嚴配祖
宗合更率舞之名仰詠累功之盛恭惟信祖睿和皇

帝天輔其德岳降其神源發崑丘九曲遐通於溟渤
日騰陽谷四方咸仰於貞明大志克伸嘉猷永播肇
屬登三之運爰尊得一之名蒸嘗既達於孝誠綴兆
難從於舊式信祖睿和皇帝室酌獻請奏肅雍之舞
恭惟僖祖明憲皇帝茂著王公善修世德龍蟠大澤
動施雷雨之恩鳳舞高岡上絕雲霓之勢爰符廣運
式薦鴻名豆邊方備於祭儀干戚雖陳於舞位僖祖
明憲皇帝室酌獻請奏章德之舞恭惟義祖興順皇
帝善馭英豪允兼文武雄心莫測吞七澤於胷中戎
畧素浮運三宮於掌內蓋有貽孫之慶遂資啓帝之

祥遺音廣備於詠歌盛禮克昭於禮祀義祖翼順皇
帝室酌獻請奏善慶之舞恭惟慶祖章肅皇帝英華
發外清明在躬龍德終潛莫契飛天之義龜書不出
孰爲受命之符大功昔啓於霸圖景命令鍾於聖緒
遂正居尊之號以伸念始之情仍舉象功更符章德
慶祖章肅皇帝室酌獻請奏觀成之舞

七月太嘗卿邊蔚上言王者誕膺駿命光啓皇圖應
天順人之期時聞有異制禮作樂之道理亦同歸所
以堯作大章周爲大武克表欽明之運爰形蹈厲之
容歷代而然舊章斯在伏惟皇帝陛下上承帝社下

感人心必修逸禮而秩無文執古道而御今有朱絃寶瑟將觀清廟之登歌方澤圓丘欲祀二儀而展禮爰詔執事俾易舊章庶成雅頌之聲仰達神明之德臣學窺周孔職嗣夷夔諧虞庭之八音未觀率舞審姬朝之六奏微辨象成輒變大予以明光宅所議改舞名遠自秦漢下洎隋唐六代之舞不全四懸之器徒在陳周之後唯有大韶大舞之曲歷代相沿以爲二舞祖孝孫日文舞曰治康武舞曰凱安貞觀中復有功成慶善樂爲九功舞秦王破陣樂爲七德舞近朝多故舞位虛陳雖未於盡亡實罕明於述作俟

五兵不試九序載歌特委名臣重修盛禮使未干玉戚無差綴兆之容大夏雲門復振鏗鏘之韻臣今沿革止異名言具修如別前朝改祖孝孫所定二舞名文舞曰治安之舞武舞曰振德之舞今請改治安爲政和之舞振德爲善勝之舞前朝改貞觀中二舞名文舞曰觀象之舞武舞曰講功之舞今請改觀象爲崇德之舞講功爲象成之舞又議改十二成在昔周邦善行古道奏六代之樂則大章大濩之倫列九夏之名乃皇夏肆夏之類及至梁室爲十二雅之樂唐朝改雅爲和前朝改和爲成皆用殊時之制臣今改

成爲順十二順樂曲名祭天神奏禋成請改爲昭順
之樂祭地祇奏順成請改爲寧順之樂祭宗廟奏裕
成請改爲肅順之樂祭天地宗廟登歌奏肅成請改
爲威順之樂皇帝臨軒奏政成請改爲治順之樂王
公出入奏弼成請改爲忠順之樂皇帝食舉奏德成
請改爲康順之樂皇帝受朝皇后入宮奏辰成請改
爲雍順之樂皇太子軒懸出入奏裔成請改爲溫順
之樂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慶成請改爲禮順
之樂郊廟俎入奏辟成請改爲禋順之樂皇帝祭享
酌獻讀祝及飲福受胙奏壽成請改爲福順之樂祭

武帝改九夏爲十二雅以協陽律陰呂十二管旋相
之義祖孝孫改爲十二和開元中乃益三和前朝去
三和改一雅臣今以爲名旣異時作宜稽古今去其
雅只用十二順之曲祭孔宣父齊太公廟降神奏師
雅請同用禮順之樂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同用
弼成請同用忠順之樂享先農及籍田同用順成請
同用寧順之樂正冬伏太卿入並奏忠順之樂皇帝
坐奏治順之曲皇帝舉爵奏康順之曲羣臣會畢降
階奏忠順之曲公卿獻壽奏福順之曲公卿出奏忠
順之曲皇帝謁太廟用樂歌詞降神用文舞奏肅順

之曲皇帝行奏治順之曲登歌酌獻奏感順之曲迎
俎奏禮順之曲皇帝飲福奏福順之曲送文舞出迎
武舞入奏忠順之曲武舞奏善勝之曲徹俎奏肅順
之曲送神奏肅順之曲皇帝南郊大禮歌詞降神用
文舞奏昭順之曲皇帝行奏治順之曲登歌奠玉幣
奏感順之曲迎俎奏禮順之曲皇帝初獻奏福順之
曲亞獻同奏福順之曲皇帝飲福奏福順之曲送神
文舞出迎武舞入奏忠順之曲武舞奏善勝之曲送
神奏昭順之曲

世宗顯德元年卽位有司上太祖廟室酌獻奏明德
之舞

五年六月命中書舍人竇儼叅詳太嘗雅樂十一月
翰林學士竇儼上疏論禮樂刑政之源其一曰請依
唐會要所分門類上自五帝迄于聖朝凡所施爲悉
命編次凡闕禮樂無有闕漏名之曰大周通禮裨禮
院掌之其二曰伏請博通之士上自五帝迄于聖朝
凡樂章沿革總次編錄繫于歷代樂錄之後永爲定
式名之曰大周正樂裨樂寺掌之依文教習務在齊
肅詔曰竇儼所上封章陳備政要舉當今之急務疾
近世之因循器識可嘉辭理甚當故能立事無愧茲

官所請編集大周通禮大周正樂宜依仍令於內外
職官前資前名中選擇文學之士同共編集具名以
聞委儼總領其事所須紙筆下有司供給

六年正月樞密使王朴上疏云臣聞禮以簡形樂以
治心禮樂者聖人之大教也形體順於外心氣和於
內而不治者未之有也故理定必制禮功成必作樂
一人作之於上萬人化之於下政令不嚴功力不勞
而天下理者禮樂也行政者禮也成禮者樂也故聖
人盡心焉夫樂作於人心成聲於物聲樂既和反感
於人心者也所假之物大小有數九者成數也是以

皇帝吹九寸之管得黃鐘之聲爲樂之端也半之清
聲也倍之緩聲也三分其一次損益之相生之聲也
十二變而復黃鍾聲之總數也乃命之日十二律旋
迭爲均均有七調合八十四調播之於八音著之於
歌頌將以奉天地事祖宗和君臣接賓旅恢政教厚
風俗以其功德之形容告於神明俾百代之後知邦
國之所繇興風教之所繇行者也宗周而上率繇斯
道自秦而下旋宮聲廢洎東漢雖有太子丞鮑鄴興
之亦人亡而息無嗣續之者漢至隋垂十代凡數百
年所存者黃鐘之宮一調而已十二律中唯用七聲

其餘五律謂之啞鐘蓋不用故也唐太宗有知人之明善復古道故用祖孝孫張文收考正雅樂而旋宮八十四調復見於時在懸之器方無啞者所以知太宗之道與三五同功焉安史之亂京都爲墟器之與工十不存一所用歌奏漸多紕繆逮乎黃巢之餘工器都盡購募不獲文記亦亡集官酌詳終不知其制度時有太嘗博士商盈孫按周官考工記之文鑄鑄鐘十二編鐘二百四十處士蕭承慶較定石磬今之在懸者是也雖有樂器之狀殊無相應之和逮乎魏梁後唐歷晉與漢皆享國不遠未暇及於禮樂至於

十二鑄鐘不問聲律宮商但循環而擊編鐘編磬徒懸而已絲竹匏土僅有七聲作黃鐘之宮一調亦不和備其餘八十三調於是乎泯絕樂之缺壞無甚於今陛下天縱文武奄宅中區上黨一戰并胡喪氣東西二征秦吳開境大功旣著思復三代之風遺文絕編咸令遐訪墜典庶務無不聿修宗廟朝廷之儀車服物象之數於是乎昭明遠召樂懸親自考聽知其亡失深動上心乃命中書舍人竇儼參詳太嘗樂事不踰月調品八音初家和會以臣曾學律歷宣示古今樂錄令臣討論臣雖不敏敢不奉詔遂依唐法以

秬黍較定尺度長九寸虛徑三分爲黃鐘之管與見
在黃鐘之聲相應以上下相生之法推之得十二律
管以爲衆管互吹用聲不便乃作律準十三絃宣聲
長九尺張絃各如黃鐘之聲以第八絃六尺設柱爲
林鐘第三絃三尺設柱爲太簇第十絃五尺三寸四
分設柱爲南呂第五絃七尺一寸三分設柱爲姑洗
第十二絃四尺七寸五分設柱爲應鐘第七絃六尺
三寸三分設柱爲蕤賓第八絃八尺四寸四分設柱
爲大呂第九絃五尺六寸三分設柱爲夷則第十絃
七尺五寸一分設柱爲夾鐘第十一絃五尺一分設

柱爲無射第十二絃六尺六寸八分設柱爲中呂第
十三絃四尺五寸設柱爲黃鐘之清聲十二聲中施
用七聲迭爲均焉均之主者宮也徵商羽角變宮變
徵次焉發其均主之聲歸乎本音之律七聲迭應而
不亂乃成其調均有七調聲有十二均合八十四調
歌奏之曲繇之出焉旋宮之聲久絕一日而補出臣
獨見恐未詳悉望下中書門下集百官及內外知音
者較其得失然後依調制八曲十四調曲有數百見
存者九曲而已皆調之黃鐘之宮聲今詳其音數內
三曲卽是黃鐘宮聲其餘六曲錯雜諸調蓋傳習之

誤也唐初雖有旋宮之樂至於用曲多與禮文相違
既不敢用唐爲則臣又懵學獨力未能備究古今亦
望集多聞知禮之者上本古典下順嘗道定其義理
於何月行何禮合用何調何曲聲數長短幾變成議
定而制曲方可久長行用所補雅樂旋宮八十四調
并所定尺所吹黃鐘管所作律準謹並上進去聖踰
遠獨學難周莫副天心空塵聖鑒疏奏帝善之乃詔
尚書省集百官詳定兵部尚書張昭等獻議曰伏覩
樞密使王朴奏太嘗寺樂懸鐘石不和今依古準法
均調月律十二管旋相爲宮定八十四調以下太嘗

寺教習三十五調訖望集衆官詳議於何月行何禮
用何曲調及聲數變數欲議定而製曲者伏奉命敕
據王朴所奏事下尚書省集三省官翰林學士御史
臺太嘗寺官員及禮官博士等同商榷前代沿革典
故并據所習新聲律準管尺等參詳可否議定奏聞
者臣等聞昔帝鴻氏之制樂也將以範圍天地協和
人神張八節之風聲測四時之正氣氣之清濁不可
以筆授聲之善否不可以口傳故臯氏鑄金伶倫鐵
竹爲律呂相生之管宮商正和之音乃播之於管絃
宣之於鐘石然後覆載之情訢合陰陽之氣和同八

氣從律而不姦五聲成文而不亂空桑孤竹之韻足以禮神雲門大夏之容無虧觀德然月律有還宮之法備於大師之職經秦滅學雅道凌夷漢初制氏所調唯存鼓舞旋宮十二均更用之法世莫行聞漢元帝時京房善易別音探求古義以周官均法每月更用五音乃立準調旋相爲宮成六十調又以日法折爲三百六十傳於樂府而編懸復舊律呂無差遭漢中微雅音淪缺京房準法屢有言者事終不成錢樂空記其名沈重但條其說六十六法寂寥不嗣梁武辛素精音律自造四通十二笛以領八音又引古五

造二變之音旋相爲宮得八十四調與律準所調音同數異候景之亂其音又絕隋朝初定雅樂群黨沮議歷載不成而沛公鄭譯因龜茲琵琶七音以領月律五更二變七調克諧旋相爲宮復爲八十四調工人萬寶嘗又減其絲數稍令古淡隋高祖不重雅樂令儒官集議博士何妥駁奏其鄭萬所奏八十四調並廢隋代郊廟所奏唯黃鐘一均與五郊迎氣雜用蕤賓但七調而已其餘五鐘懸而不作三朝宴樂用縵九部迄於革命未能改更唐太宗爰命舊工祖孝孫張文收整比鄭譯寶嘗所均七音八十四調方得

絲管並懸鐘石俱奏七始之音復振四廂之韻皆調自安史亂雜咸秦盪覆崇牙櫛羽之器掃地無餘憂擊搏拊之工窮年不嗣郊廟所奏何異南箕波蕩不還知音殆絕臣等竊以音之所起出自人心夔曠不能長存人事不能嘗秦人亡則音息世亂則樂隳若不深知禮樂之情安明制作之本伏惟皇帝陛下心苞萬化學富三雍觀兵耀武之功已光鴻業尊祖禮神之致尤軫皇情乃矐奉嘗痛淪樂職親閱四懸之器思復九奏之音爰命庭臣重調鐘律臣等據樞密使王朴條奏深京房之準法練梁武之道音考鄭譯

寶嘗之七均較孝孫文收之九變積黍累以審其度聽聲詩以測其情依權衡嘉量之前文得備數和聲之大旨施於鐘簋足洽籥韶臣等今月十九日於太嘗寺集命太樂令賈峻奏王朴新法黃鐘調七均音律和諧不相凌越其餘十一管諸調望依新法教習以備禮寺施用其五郊天地宗廟社稷三朝大禮合用十二管諸調並載唐史開元禮近代嘗行廣順中太嘗鄉邊蔚奉勅定前件祠祭朝會舞名舞曲歌詞寺司合有簿籍伏恐所定曲新法曲調聲韻不協請下太嘗寺簡詳較試如或乖件請本寺依新法聲調

別撰樂章舞曲令歌者誦習永爲一代之法以光六樂之書議上詔曰禮樂之重國家所先近朝以來雅音全廢雖時運之多故亦官守之因循遂使擊拊之音空留槩槩旋相之法莫究指歸樞密使王朴博識古今懸通律呂討尋舊典撰集新聲復六代之正音成一朝之盛事其王朴所奏旋宮新詞宜依張昭等議狀施行仍令有司依調製曲其間或有凝滯更取王朴裁酌施行先是雅音廢墜久矣累朝已來未能考正是歲將立歲仗有司以崇牙樛羽宿設于殿庭帝因親臨樂懸試其聲奏見鐘磬之類有施而不擊

者訊於工師皆不能對帝甚惻然乃命翰林學士判太嘗事實儼參詳其失又命朴考正其聲朴因獻是議及以所作律准上進帝覽而稱善因命百議而行之恭帝以顯德六年六月卽位有司奏世宗廟酌獻舞定功之舞

夷樂

周官鞀鞀氏掌四夷之樂僛佻兜離是其數也詳夫納於魯廟獻於漢庭求之歷代貴亦多矣各所以象風俗和人神娛耳目者也智者審之雖夷夏不同而

享樂無異王者聲被八表德及四荒向化而來重譯而止亦符會昌之期也

周成王時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同之於周

尊之也魯公謂伯禽是以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

廟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夷蠻之樂於太

廟言廣魯於天下也

敬王時魯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今在祝其縣孔子攝

相事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

是旌旄羽旆矛戟劍楯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

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

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與景公心忤麾而去之

漢高祖初為漢王還伐三秦時板楯蠻為漢前鋒俗

喜歌舞喜音虛記切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

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

武帝時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得胡角傳其法於西京

橫吹雙角即胡舞也惟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

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樂舞後漢以給邊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

以來二十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鳩龍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靈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

後漢安帝永寧元年西南夷揮國王獻樂揮音及幻

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帝
 與群臣共觀太奇之諫議大夫陳禪離席舉手曰帝
 王之庭不宜作夷狄之樂尚書陳忠劾奏禪廷訕明
 政有詔勿收
 前涼張重華據涼州時天竺國重四譯來貢其樂
 器有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笛毛圓銅鼓都曇銅鼓等
 九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沙石疆舞曲有矢曲
 後梁呂光既滅龜茲因得其樂樂器有豎箜篌琵琶
 五絃笙笛簫箏篳毛圓鼓都曇鼓答臘鼓腰鼓羯鼓
 谿婁鼓銅鼓具等十五種為一部工二十二人歌曲

有善善摩尼解曲婆伽兒舞曲有小天踈勒監

呂氏
亡其

樂亡散後魏有中原復獲之至隋有西
 龜茲之號凡三部開元中大盛於時

後魏大武既平北燕馮氏通西域得踈勒安國等樂
 踈勒樂器有豎箜篌琵琶五絃笛簫箏篳毛圓鼓腰
 鼓羯鼓雞婁鼓十種為一部工十二人歌曲有元利
 死讓樂舞曲有遠解曲有鹽曲安國樂有箜篌琵琶
 五絃笛簫雙箏篳正鼓和銅鈸等簫小箏篳桃皮箏
 篳齊鼓擔鼓具等十四等為一部工十八人歌曲有
 歌芝栖舞曲有舞伎棲
 北齊文宣愛龜茲樂每彈嘗自擊胡鼓和之後周武

帝保定五年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得其所獲康

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乃得其妓教

習以備享宴之禮又云康國起自周閔帝聘北狄女為后得所獲西戎狄伎因得其聲樂器有笛正鼓銅

鈸等為一並於太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鐘石取周

官制陳之又云武帝娉虜女為后西域諸國來媵如龜茲疎勒康國之樂大聚長安胡兒令羯

人自智通教習雜以新聲

天和六年省掖庭四夷樂

建德六年既平北齊威振海外高麗百濟二國為獻

其樂列於樂部謂之國伎

隋高祖開皇初定令置七部樂一曰國伎二曰清樂

伎三曰高麗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國伎六曰龜茲

伎七曰文康伎又雜有疎勒扶南康國百濟突厥新

羅倭國等伎六年高昌國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

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先獻於前奏之胡夷大

驚

煬帝大業中平林邑國獲扶南樂工及其匏琴朴陋

不可用但以天竺轉寫其聲又云五方師子舞獅子

獅子等國綴毛為之人名其中像其俯仰馴狎之容

二人持繩秉拂為習弄之狀五獅子各位其方色百

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朴以是時帝定清樂西京龜茲

足持繩者服飾作崑崙狀

天竺康國疎勒安國高麗禮畢以為九部樂器工衣

創造既成大備於茲矣

臣欽若等曰清樂禮畢二部中夏之樂餘七部並夷樂也

唐太宗貞觀中平高昌國收其樂付太嘗初高祖武

德中因隋舊制奏九部樂至是增為十部又減百濟

高麗二國盡得其樂

則天時高麗樂猶二十五曲貞觀末惟能習一曲衣服亦漸失

其本風矣中宗時百濟曲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為太嘗卿復奏置焉

中宗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尉呂元泰上疏曰

比見都邑坊市相率為渾脫駿馬明服名為蘇莫遮

非雅樂也疏奏不報

玄宗開元元年十二月勅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

成俗因循已久自今已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乞寒

者本西國外蕃之樂也中宗神龍二年并州清源縣

尉呂元泰睿宗景雲二年左拾遺韓朝宗先天二年

中書令張說皆上疏諫之至是乃禁

德宗貞元十六年正月南詔異牟尋作奉聖樂因西

川押雲南八國使韋臯以進帝御麟德殿以閱之

十八年正月驃國王獻樂凡一十二曲以樂工三十

五人來朝其國與天竺相近故多演釋氏之詞每為

曲皆齊聲唱各以兩手十指齊開齊歛為赴節之狀

一低一昂未嘗不相對有類中國柘枝舞也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討論 第一

傳曰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也故有順有體有宜然後沿革之道殊損益之文異是以博聞強識之士司局宿業之官憤排於函丈之下戒懼乎委巷之失詢求月捨博訪遺逸稽合乎同異

折中乎今昔盖有意於化民成俗著誠去偽達神明之德同天地之節者矣故其周旋禘襲之數吉凶賓嘉之與弛張因襲之本法度經緯之義咸得而觀焉盖先儒之嘉論作者之遺意於是乎在矣

孔子為魯大夫哀公問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謙不答也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繇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為尊敬然言君子以此故尊禮然後以

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

君子以其所能於禮教百姓使其不廢此上事

之期

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

上事行於民有

成功乃後續以治文飾以為尊卑之差

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

俎設其豕腊修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

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噐不刻鏤

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言

也筭數也即就也醜類也幾附纏之也言君子既尊禮民以為順乃復語以喪祭之禮就安其居處正其

衣服教之節儉與之哀公又問曰寡人願有言然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已猶大也惟親迎乃服祭祀孔子愀然作色而

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為天地宗廟社

稷之主君何為已重乎先聖周公也公曰寡人固不問焉

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固不固言吾繇鄙故

固也請少進欲其為以言曉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婚萬

世之嗣也尹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

之禮足以配天地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

下之敬物耻足以振之國耻足以興之為政先禮禮

其政之本與宗廟之禮祭宗廟也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陛夫人在場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

正也直言謂出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物猶事也事耻臣耻也振猶救也國耻君耻也君臣之行有可耻者禮足以興復之子張子貢言游侍坐於孔子縱

言至於禮也言游言偃子游也縱言汎說事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

禮使女以禮周流無偏也居女三人坐也使之坐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

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也對應也子曰敬而不中禮謂

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

給奪慈仁奪猶亂也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特言是者感子貢也子貢辭近於給子

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

不能教也過與不及言敏鈍不同俱違禮也衆人之母言子產慈仁多不矜莊又與子張相反子產嘗以其聚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以違禮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

將何以為此中也者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禮乎禮唯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

有禮也

禮乎禮唯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

有禮也

禮乎禮唯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

有禮也

好者與子曰然

領猶治也

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

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餽奠之禮

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

所以仁賓也

仁猶存也凡存此者所以全善之道也

郊社嘗禘饋奠存死之善者也射鄉食饗存生之善者也郊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

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

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措之而已

言禮樂足以為政也措猶

施行也

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

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與羽籥作鐘

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若

子方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

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眾之

所治也禮之所廢眾之所亂也曰巧之室則有與阼

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

義也室而無與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

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

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

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內外莫敢相踰越皆繇此塗出

也

服體二服也言萬物之符長皆未為瑞應也眾之所治眾之所以亂也目

巧謂但用巧目善息作室不繇法度猶有與阼賓三

子方此禮也

掌禮部

子既得聞此言者也於夫子時然若發蒙矣乃曉禮

廢改之意也子夏問於孔子曰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於意未察求其類孔

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詩

其為甚聲之誤也甚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為政教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非有鐘鼓之聲也揖揖安和之貌也言君之威儀安和揖揖然則民傲之此非有

升降揖讓之禮也救之賜恤之言君於民有喪有以賜恤之則民傲之此非有衰絰之服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

有五起焉言盡於此乎意以為未盡也服猶習也君子習讀此詩起此之義其說則有五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

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

無服之喪施於孫子不違者民不違君之氣志也孔甚也施易也從順也畜孝也使

萬邦之民競為孝就成也將大也使民之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墮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

矣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

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其聞樂不

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旨美也責其

故再言女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

免於父母之懷子生未三歲為夫三年之喪天下之

通喪也自天子達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子言

於父母欲報之恩昊天罔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

次之瘠為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問喪問居父

上哀言敬為上者疾時尚不能敬請問兄弟之喪子

曰兄弟之喪則有乎書策矣言疏者如禮行之未有

體經不又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

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

國索鬼神而祭祀則黨正以禮而民而飲酒於序以

正齒位於是時民無不醉者如狂矣曰未知其樂惟

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蜡之祭主

飲蒸勞農以休息之言民皆勤稼穡有百日之勞喻

久也今一日使之飲酒燕樂是君之恩澤非爾所知

言其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無

惡乎齊惡乎齊問夫子曰有母過禮苟亡矣歛首足

形還葬還之言便也言已縣棺而封不設碑絰不

備禮封當為

棺也 人豈有非之者哉又問於孔子曰喪慈母如

母禮與 如母謂父卒三年也子游意以為國君亦

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

教子也何服之有 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

卒乃 夫十子為庶母慈已者服小功父

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 據國

良善也謂之慈母故為其善國君之妾子於禮不服

也昭公年三十乃喪齊婦猶無感容是不少又安能

不忍於慈母此非昭 今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

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

不可乎公曰古者公子練冠以燕居公弗忍也遂練

冠以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 公之言又非也天子練

為其 曾子問曰卿大夫將為尸於公受宿矣而有齊

衰內喪則如之何孔子曰出舍乎公宮以待事禮也

吉凶不可 又問曰竝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 竝謂父

以同處 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

同者同 禮也自啓及葬不奠 不奠務於 行葬不哀次 不哀次

禮也 及葬奠而後辭於殯遂脩葬事 殯當為賓聲之誤

者殯 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也孔子曰宗子雖七十無

期也 葬啓 無主婦 族人之婦 非宗子雖無主婦可也又問曰將

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 冠

賓及 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歸

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

而冠因喪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

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古禮而因喪冠俱除喪不改冠

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

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

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

禩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謂又問曰祭

如之何則不行旅酬之事矣孔子曰聞之小祥者至

人練祭而不旅奠酬於賓賓弗舉禮也奠無尸虞不

旅酬大祥無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

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孝公隱公又問曰小功

可以與於祭乎祭謂虞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衰

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惟使重

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衰者不與大夫齊

衰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又問

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孔

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又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

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孔子曰說衰與莫非禮也執事

之神為其以擯相可也又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

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吉日取女之吉日孔子曰壻使人弔

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弟父

喪稱父母喪稱母禮宜各以其敵者也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子使某如

何不淑母則若云宋蕩伯姬聞姜氏之喪伯姬使某如何不淑凡弔辭一耳

稱伯父母弔禮不可廢也伯父母又不在則稱叔父母壻已葬壻之伯父

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

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必致命者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

嘉會之時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

也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女免喪壻之父母亦使人請其已葬時而

命又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

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

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奔喪如壻親迎女未至

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

於外次女人改服於四次然後即位而哭不聞喪即改服者昏

重禮於齊衰以下又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尤孔子曰

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取於初重踰輕也同牢及饋享相飲食之道又

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

附於皇姑壻不杖不葺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遷朝廟也壻雖不備京禮猶為之服齊衰也又問曰取女有吉日

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

死亦如之

未三期三年之思也女服斬衰

又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

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

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齊車金路

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諸侯薨與去其國與

祫祭於祖為無主耳吾聞諸老聃曰國君薨則祝取

群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

其廟

老聃古壽老者之號也與孔子同時藏諸主於祖廟象有凶者聚也卒哭成事先祔之祭言也

君去其國太宰取群廟之主以從禮也

鬼神依人者也 祫祭

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

祝接神者也

主出廟入廟必蹕

蹕止

又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

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

於祖禘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焉而後就

舍

以脯醢禮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云以出即理也

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

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又問曰諸侯旅見天

子入門不得中禮廢者幾

旅眾

孔子曰請問之曰太廟

火日食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則廢

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耳

知諸侯皆在而日食則從天子救日各以其方色與

其兵

示奉時事有所討也方色者東方衣青南方衣赤西方衣白北方衣黑兵未聞也

太廟

火則從天子救火不以方色與兵又問曰當祭而日

食大廟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接祭而已矣如牲

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又問曰三年之喪弔乎孔子

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為其苟語君子禮以

節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為彼哀則不專於親也為親哀則是

志曾子問曰大夫有私喪可以除之矣而君有服焉

其除之也如之何孔子曰有君喪服於身不敢私服

又何除焉重踰輕也私喪家之喪也喪於是乎有過

時弗除也君之喪服除而後殷祭禮也謂主人也又

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以其有終孔子曰先王制

禮過時弗舉禮也非弗能勿除也患其過於制也故

君子過時不祭禮也言制禮以為民中過又問曰父

母之喪既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既封改

服而往封當為空改服括髮徒跣布深又問曰宗子

為士庶子為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

於宗子之家貴祿重宗也上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

薦其嘗事介副也不言庶使若可以祭然若宗子有罪居於他國庶

子為大夫其祭也祝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嘗事

此之謂宗子攝大夫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皆辭

厭厭厭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

饗是陰厭也尸祭之後徹薦俎敦設於西北隅是陽

厭也此不厭者不陽厭也不旅不旅酬也假讀為假

不假不假主人也不綏祭謂今主人也綏周禮作墮

不配者祝辭不言布奠於賓賓奠而不舉布奠謂主

以某妃配某氏

解於薦北賓奠謂取解奠於薦南 不歸肉 肉俎也諸

也此酬之始也奠之不舉止旅 與祭老留

之共 其辭於賓曰宗兄宗弟宗子在他國使某辭 燕

告也宿賓之辭與宗子為列則曰宗兄若宗弟昭穆 猶

異者曰宗子而已其辭若云宗兄某在他國使某執 其

其掌事 又問曰宗子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 使

祭之乎孔子曰祭 有子孫存不可 請問其祭如之何 祀

孔子曰望墓而為壇以時祭 不祭於廟無爵 若宗子 者

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 言祭於家 宗子死稱名不言 若無廟也

孝 孝宗子之稱不敢與之同 身沒而已 至子可 子游 其辭但言子某薦掌事

之從有庶子祭者以此 以用也用 若義也 若 今之祭 此禮祭也

者不啻其義故誣其祭也 首本也誣 又問曰祭必有 猶妄也

尸乎 言無益 若厭祭亦可乎 厭時 孔子曰祭成喪者 無尸

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 飲

姓可也 人以有子孫為成人 祭殤必厭蓋弗成也 厭

而已不成 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 與不成 孔子曰 其為人

有陰厭有陽厭 言祭殤之禮有於陰厭 曾子問曰殤 之者有於陽厭之者

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 祔當為備聲之誤也言殤乃

厭陽厭乎此失孔子之指也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迎 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謾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

厭殤則 孔子曰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與後 族人以

不備 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其祭之 其吉祭特牲 尊宗子

就其祖而已代之者主其禮 從成人 也凡殤則特豚自卒 祭殤不舉無折俎無玄酒不告

利成

此其無尸及所降也其於成人

是謂陰厭

是

子而殤祭之於與之禮小宗為殤其祭禮亦如之

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

之家當室之自尊於東房是謂陽厭

凡殤謂庶子之適也或昆弟之

子或從父昆弟無後者如有昆弟及諸父此則今死者皆宗子大功之內親共祖禰者言祭於宗子之家者為有異居之道也無廟者為禫祭之親者共見牲物宗子皆主其禮當室之自奠於東房異於宗子之為殤當室之自謂西北隅得尸明者曰陽凡祖廟在小宗之家小宗祭之亦然宗子之適亦為凡殤適此以往則不祭也祭適者天子下祭五諸侯又問曰葬下祭三大夫下祭二士以下祭子而止

引至於道日有食之則有變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

吾從老聃助葬於巷黨及道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

柩就道右止哭以聽變既明反而後行曰禮也

巷黨名

也就道右者行相左變日食也及復也

反葬而丘問之曰夫柩不可以

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遲數則豈如行哉

也數讀為速老聃曰諸侯朝天子見日而行遲日而舍奠

大夫使見日而行遲日而舍舍奠每將夫柩不蚤出

不奠宿侵晨夜則見星而行者唯罪人與奔父母之

喪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也為無日而照且

君子行禮不以人之親戚患戚病也以人之父母行

也為吾聞諸老聃云又問曰為君使而卒於舍禮曰公

館復私館不復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

何謂私館不復復始死孔子曰善乎何之也善其問

難明也

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為曰公館公館復此之謂也公館若今縣官館也公所為君所命使舍已者又問曰下殤

士周葬於園遂輿機而往塗邇故也士周聖周也周人以夏后氏之

聖周葬下殤於園中以繩縛其中以其去成人遠不就墓也機輿

尸之牀也以繩縛其中央又以繩從兩旁而鈎之以

機舉尸輿之以就園今墓遠則其葬也如之何歛下

而歛葬焉途近故耳其葬堂與其棺平載之也問禮之必然也孔子曰吾

聞諸老聃曰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墓遠蓋欲葬墓

安長殤從成人也長殤有送葬車者則棺載召公謂

之矣史佚武王時賢史也賢猶有所不知欲其歛於宮中如成人也

之曰何以不相歛於宮中歛於宮中則葬猶當載之

史佚曰吾敢乎哉畏知召公言於周公為史佚問周公曰

豈不可言是豈於禮使佚行之佚指以為許也下殤

用棺衣棺自史佚始棺謂歛於棺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

焉故為非禮以仲子也禮朋友皆在他邦乃袒免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此

所立非也公儀蓋魯同姓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

也君適為姬姓之姬齊魯趨而就子服伯子於門之

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去賓位就主人兄弟之賢者而問之子服

伯子蓋仲孫蔑之玄孫伯子曰仲子亦踴行古之道

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脯而

立衞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伯子為親者隱耳立子非也文王立

武王權也微子適子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

死立其弟衍殿禮也掌禮部

禮據

言偃吳人字子游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

謂子游曰予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

於斯其是也夫喪之踊猶孺子之號慕子游曰禮有微情者節

踊有以故與物者衰經之制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

也哭踊無節衣服無制禮道則不然與戎狄異人喜則斯陶陶鬱也

斯咏咏謳也咏斯猶猶當為搖聲之設也搖謂身猶斯

舞手舞也舞斯愠愠怒也愠斯戚戚憤也戚斯歎歎吟也歎斯

辟辟拊也辟斯踊矣踊躍也品節斯斯之謂禮舞踊皆有節乃成禮人

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無能心謂之無所復能是故制

絞衾設婁妻為使人勿惡也絞衾尸之飾婁妻推始之密飾周禮妻作婦始

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行將葬也葬有遣

奠食反虞之祭未有見其切饗之者也自上世以來未之有

舍也為使人勿倍也舍廢也有子之所刺於禮者亦非

禮之訾也訾病也又公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

子游水當為朱春秋作成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子游曰其大功乎

疑所服也親者屬大功是

卜商字子夏狄儀有同母異父昆弟死問於子夏子

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

今之齊衰狄儀之間也又孔子之喪有自燕來觀者

舍於子夏長子夏曰聖人之葬人與人之葬聖人也

子何觀焉與及也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見封之若堂者

矣封築上為壘堂形四方而高見若坊者矣坊形旁殺平土而長見若覆夏

屋者矣覆謂茨瓦也夏屋今之門廡也其形旁廣而卑見若斧者矣斧形旁殺平土

而後若斧者焉孔子以為及上難登狄又易為功馬驥封之謂也問俗

名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板蓋廣二尺長六尺斬板謂斷其縮也三斬止

之旁殺蓋高四尺其廣袤未聞也詩云縮板以載尚行夫子之志乎哉尚庶幾也

衛司徒敬子死司徒官氏公子許之後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歛

經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歛子游出經反哭皆以朋友

之禮往而三人異子夏曰聞之也與日聞諸夫子未改服則

不經

曾子名參南武城人也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

子乎有子孔子弟子有若也夫子卒後問此庶有異聞也喪謂亡失位也魯昭公孫于齊曰喪人其

何日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

之言也貧朽非人所欲曾子曰參也聞諸夫子也有子曰

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

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

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

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桓司馬宋向成之孫名魍夫子曰

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

司馬言之也靡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敬叔魯僖子之子仲

孫閱蓋嘗失位去魯得反載寶來朝於其君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

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

游之言告於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

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

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於速朽也中都魯邑名也孔子嘗為之宰為民

作制孔子孫中都宰為司空孫司空為司寇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

將應聘於楚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

速貧也言汲汲於仕得祿仲憲子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

器示民無知也所謂致死之仲憲孔子弟子原憲殷人用祭器示民

有知也所謂致生之周人兼用之不疑也言所民疑於曾無知與有知

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非其說之非也夫明器鬼器也祭

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為而死其親乎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

或用鬼器或用人器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嘗聲乎曰中

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嘗聲之有嬰猶驚彌也言其若小兒亡母啼號安得

嘗聲乎所謂哭不衰穆公之母卒穆公魯哀公之曾孫使人問於曾子曰

如之何問居喪之禮曾子曾參之子各申對曰申也聞之申之父曰

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子喪父母尊卑同

有子名若魯人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

有焉言禮者敬之而已矣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

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晏子焉知禮言莫大儉偪下非之及墓而反言其既寔則歸不留賓有事也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天子九諸侯不以命數喪數畧也个謂所包遣奠牲禮之數也雜記曰遣車示牢具

仲梁子魯人也曾子曰尸未設飾故帷堂小斂而微

帷仲梁子曰夫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微帷斂者動搖尸帷

堂為人褻之言方亂非也仲梁子魯人也

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

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言遣既奠以後包之是與食於人已而裹其餘將去

何與與君子寧為是乎言傷廉也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

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為

哀也子不見大饗乎既饗歸俎所以厚之也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

也之去又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

斯席矣曾子以俗說非義大斂奠於堂乃是有席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

之未失也未世失禮之為

縣子魯人也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君無哭隣國大

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

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境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以

不外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

言時君弱臣強政在大夫專盟會以交接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

之有畏而哭之以權微勸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

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明不當哭於是與哭諸縣氏

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也曾子謂子思口飯吾執親

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言已以疾時禮而不如子思曰

先王之制禮也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焉者跂而及

之故君子之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三日於

而後能起為曾子言難繼以禮抑之

柳若衛人也子思之母死於衛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謂子

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謹諸見

禮思欲為嫁母服恐其失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

其禮無其財君子弗為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也有其禮有

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者吾何慎哉

時所止則止時所行則行無所疑也喪之禮如子贈槨之屬不踰主人

豫章黃國琦校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掌禮部

卷之五百七十一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撰書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掌禮部

討論

魏蔣濟為太尉初侍中高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

後推舜配天濟以舜本姓媯其苗日田非曹之先著

文以追誥遣及與尚書繆襲往反竝有理據又難鄭

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得禘郊宗廟配用有德自

掌禮部

夏已下稍用其姓濟曰夫蚪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蚪龍也麒麟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麒麟也如玄之說虞已下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爲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吳張昭弱冠察孝廉不就汝南王簿應劭議宜爲舊君諱論者皆互有異同事在風俗通昭著論曰客有見大國之議士君子之論云起元建武已來舊君名諱五十六人以爲後生不得協也取乎經論譬諸行事義高辭麗甚可嘉美愚意褊淺切有疑焉蓋乾坤部分萬物定形肇有父子君臣之經故聖人順天之

性制禮尚敬在三之義君實食之在喪之哀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恩莫大焉誠臣子所尊仰萬夫所天恃焉得而同之哉然親親有等尊尊有殺故禮服上不盡高祖下不盡玄孫又傳記四世而總麻服之窮也五世袒免降殺同姓也六世而親屬竭矣又曲禮有不建事之義則不諱者蓋名之謂屬絕之義不拘於協况乃古君五十六哉邾子會盟季友來歸不稱其名咸書字者是時魯人嘉之也何解臣子爲君文諱乎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王孫滿者其爲大夫是臣協君也又厲王諱胡及莊王之子名胡其比衆多

夫類事建議經有明據傳有徵案然後進攻退守萬無奔北垂示百世永無咎失今應劭雖上尊舊君之名而下無所斷齊猶歸之疑云曲禮之篇疑事無質觀省上下闕義自證文辭可謂倡而不法將來何觀言聲一放猶拾潘也過辭在前悔其何追

又云昭與王朗共論

晉蔡謨為太嘗康帝建元元年太史上元日合朔後復疑應却會與否庾冰輔政寫劉邵議以示八座於時有謂邵為不得禮意苟或從之是勝人之一失謨遂著議非之曰邵論災消異伏又以梓慎禪竈猶有

錯失太史上言亦不必審其理誠然也云聖人垂訓不為變異預廢乎禮此則謬矣災祥之發所以譴告人君王者之所重誠故素服廢樂退避正寢百官降物用幣伐鼓躬親而救之夫敬誠之事與其疑而廢之寧慎而行之故孔子老聃助葬於巷黨以喪不見星而行故日蝕而止極日安知其不見星也而邵廢之是棄聖賢之成規也魯桓公壬申有災而以乙亥嘗祭春秋譏之災事既過猶追懼未已故廢宗廟之祭况開天青將至行慶樂之會於禮乖矣禮所云諸侯入門不得終禮者謂日官不豫言諸侯既入見蝕

乃知耳非先聞當蝕而朝會不廢也引此可謂失其義旨劉邵所執者禮記也夫子老聃巷黨之事亦非禮記所言復違而反之進退無據然荀令所言漢朝所從遂使此言至今見稱莫知其言矣後君子將擬以爲式故正之云爾於是冰從衆議遂以却會至永和中殷浩輔政又欲從劉邵議不却會王彪之據咸寧建元故事又曰禮云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禮而廢者四自謂卒暴有之非爲先存其事而僥倖史官推行謬錯故不豫廢朝禮也於是又從彪之議

宋傅亮爲中書令時御史中丞蔡廓疑揚州刺史廬

陵王義真朝堂班次亮與廓書曰揚州自應著刺史服耳然謂坐起班次應在朝堂諸官上不應依官次坐下足下誠更尋之詩序云王姬下嫁於諸侯衣服禮秩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推王姬下王后一等則皇子居然在王公之上陸士衡起居注式乾殿集諸皇子悉在三司上今抄疏如別又海西卽位赦文太宰武陵王第一撫軍將軍會稽王第二大司馬第三大司馬位旣最高又都督中外而次在二王之下豈非皇子耶此文命具在也永和中蔡公爲司徒司馬簡文爲撫軍開府對錄朝政蔡爲正司不應反在儀

同之下而於時位次相王在前蔡公次之耳諸例甚多不能復具疏揚州反乃居卿尹之下恐此失禮宜改之也廓答曰揚州位居卿尹之下嘗亦爲疑然朝廷以位相次不以本封復無明文云皇子加殊禮齊獻王爲驃騎孫秀來降武帝欲復異之以秀爲驃騎轉齊王爲鎮軍在驃騎上若如足下言皇子便在公右則齊王本以自尊何改鎮軍令在驃騎上明知故依見位爲次也又齊王爲司空賈充爲太尉俱錄尚書署事嘗在充後潘正叔奏公羊事於時三錄梁王彤爲衛將軍署在太尉隴西王泰司徒王玄冲下近

太元初賀新宮成司馬太傅爲中軍而以齊王柔之爲賀首立安帝爲太子上禮徐邈爲卽位次亦以太傅在諸王下又謁李太后崇正尚書符令以高密王爲首時王東亭僕射王徐皆是近世識古今者足下引式乾公王吾謂未可爲據其云上出式乾古傳中彭城王植荀組潘岳稽紹杜斌然後道足下所疏四王在三司之上及在黃門卽下有何義且四王之下則云大將軍梁王彤車騎趙王倫然後云司徒王戎耳梁趙二王亦是皇子屬尊位齊在豫章王嘗侍之下又復不通蓋書家旨疏時事不必存其班次式乾

亦是私宴異於朝堂如故今含章西堂足下在僕射下侍中在尚書下耳來示又云曾祖與簡文對錄位在簡文下吾家故事則不然今寫如別王姬身無爵位故可不從夫而以王女爲尊皇子出任則有二位二位則依朝復示之班序唯引太和赦文差可爲言然赦文前後亦參差不同太宰上公自應在大司馬前耳簡文雖撫軍時已授丞相禮又中外都督故以本任爲班不以督中外更在公右也今護軍總方伯而位故次在持節都督下足下復思之

建平王宏爲左僕射孝武建武元年六月湘東國太妃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未詳服勅禮官儀正博士丘邁之議案吳商議閏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三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宏謂邁之議不可唯據按晉世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七月爲祥忌

南齊王儉爲尚書左僕射時竟陵王子良母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間及小祥疑南陽王應相待儉議以爲禮有倫序義無徒設如今遠則不待近必相須禮例旣乖卽心無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并

雜則遠之子母應開立別門以終喪事靈筵祭奠隨
在家之人再替而毀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况儲妃
正體王中軍長奠之重天朝又行權制進退彌復非
疑謂應不相待中軍縑縞之日聞喜致哀而已不受
弔慰至聞喜變除昆弟亦宜相就寫情不對客從之
後魏裴延儁宣武時爲司州別駕加鎮遠將軍及詔
立明堂群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
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
李謐涿郡人少好學博通諸經覽考工記大戴禮盛
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

事變物當取正於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
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
靡存明堂之制誰所制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紜競興
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
代紛紜靡所取正及使裴頠云今群儒紛紜互相倚
據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也
爲設虛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介復不能令各處
其辰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
分直可爲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
斯豈不以群儒舛牙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

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
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
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
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而
忽之是則頽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
而失禮之旨也余切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
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籍之以紀傳考之以
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
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

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先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較
其大畧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
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按大戴盛德
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論所持此之二書雖非聖旨
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
正可謂既盡善也然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
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
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
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
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居

丹府考論
室其中居者謂之太室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
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堂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
此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
十六戸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
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與施用既殊故房个之
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按圖察義
畧可驗矣故簡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較之戸牖則
數叶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
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
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几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
以筵余謂之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之脩廣何者當
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
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
宜行制耳故五室者合於五帝各五居一室之義且
四時之祀皆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
辰可謂施政及記二三得允求之古義切爲當矣鄭
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宗耳正釋五室之位謂土
居申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
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及文之以

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木火用事交於東南金火用事交於西南金水用事交於西北既以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攻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閨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及宿路寢亦如之閨月非嘗月也聽其朔於明堂中門還處路寢閨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

鄭注然則明堂興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于釗於南門之外延人翌室此之翌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六貝青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禮記喪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諸路寢則列其左右房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能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繇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斯堂雖使班垂構思王爾

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使君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東西耳南北則挾焉余故備論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房兩夾窓若爲三尺之戶

二尺之窓窓戶人之明裁盈一尺繩樞龕牖之室華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闕狹齊東西旣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畧無筭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扆於戶牖之間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不自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

又復以世代簡之卽虞夏尚朴殷周尚文造制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便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是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圓下方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云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

制旁有夾房面各有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旣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二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咽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繇然切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

一室有四方之憲計其外牖之數卽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於當時卽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像可謂因僞飾詞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嘗情愛遠惡近世中之嘗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覽而揣之儻或有焉

隋劉炫爲散騎尉吏部尚書牛弘建議以爲禮諸侯絕傍莫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國雖不同古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親一等議者多以爲然炫駁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繇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義族人與宗子雖疎遠猶服縗三月良繇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昇不限嫡庶與古旣異何降之有今之貴者多忽近親若或降之民德之疎自此始矣遂寢其事

唐張柬之聖曆初爲鳳閣舍人時弘文館直學士王元感著論云三年之喪合三十六月柬之著論駁之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按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

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預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爲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外何以譏三年內不圖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譏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三年而圖婚也按經書十二月乙巳公薨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是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

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二月薨卽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丘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較豈公羊之所逮况丘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二傳何杜所爭惟爭一月不爭一年其二十五月除喪繇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旣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祝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殂據此則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

月朔伊尹以冕服奉祀王歸於亳是十一月大祥訖
十二月朔日加王冕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
十一月之明驗顧命云四月哉生魄王不懌是四月
十六日也翌日乙丑殂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册度
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
十五日也則成王殂至康王麻冕黼裳中間有十日
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殂在十一月淹停至殮訖方
始十二月祇見其祖顧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
訓言祇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則殂及見廟殷周之
禮竝同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

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也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
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
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送死有已復生有
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告人以
終又問傳云暮而小祥食菜果又暮而大祥有醢醬
中月而禫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暮之喪三年也
暮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
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暮而小祥又暮而大祥中
月而禫禫是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

二十五日之明驗也此四驗者竝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輒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記未周備宣帝時少傅后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慶溥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竝相符會列於學官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日先儒考較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一月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日又解禫云禫然澹言平安之意也今皆二十七日復嘗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嘗則二十五日爲免服二

十五日二十七日其議本同切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蓋悲慕之懷未盡而踊擗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邈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實爲乖僻夫棄縗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爲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繇也不能過制爲姊服鯉也不能過暮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

杜之徒竝命代挺生軌模來裔宮牆積仞未易可窺
但鑽仰不休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矻矻虛肆莠言
請所有掎摭先儒願且以時消息時人以東之所駁
願合於禮典
願真卿爲憲部尚書肅宗復西京將還宮闕遣左司
郎中李選先行告宗廟之禮有司撰祝文稱嗣皇帝
真卿禮儀使使崔器日上皇在蜀稱嗣可乎器遽改
之中旨宣勞以爲明儒深達禮典

冊府元龜

